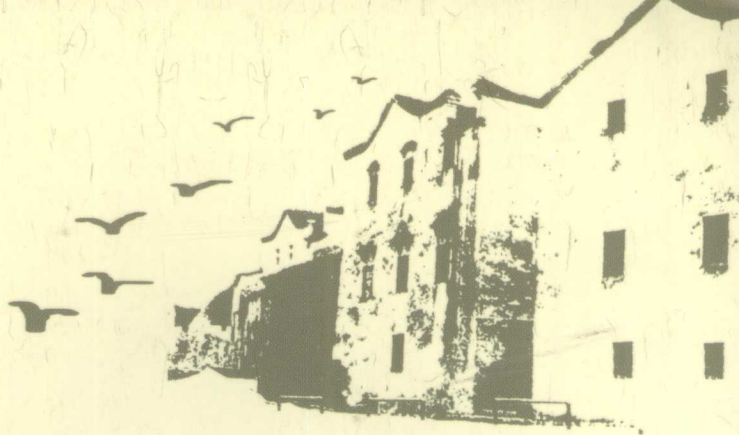


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



猫头鹰 又叫了

朱平江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猫头鹰
又叫了

朱平江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头鹰又叫了/朱平江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8.12

(鄞州作家文丛/施孝峰主编)

ISBN 978-7-80743-325-5

I. 猫...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427 号

猫头鹰又叫了

作 者 朱平江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责任编辑 倪建飞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5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20 千

版次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25-5

总 定 价 180 元(全套七册)

总 序

在区委宣传部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好时机,出版了。这套集鄞州小说家之大成的丛书为我们带来了春天“百花齐放”的温暖消息。

鄞州关于文学的记忆源远流长。在这块同时盛产鱼米和诗书的沃土上,从古至今不乏奇才名士。古代有南宋词人吴文英,元曲圣手张可久;近代又有海派文学代表作家苏青、左翼作家领袖朱镜我。而今天,作家们依然秉持着与前辈们同样的热情,怀着对文学的慧心和用心,凭着自身的实力和努力,既能青灯黄卷,甘坐冷板凳,又能关注民生,放眼看世界。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诉说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品格和社会责任感。而正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我区的文学事业呈现出一幅崭新的图景:老作家厚积薄发,笔耕不辍;中年作家风华正茂,尽露锋芒;青年作家生气勃勃,崭露头角。这些作家们以作品为镜,说出个体,也说出世界,他们对种种矛盾纠葛做出深度表达,像勘探者一样,永远向地表深挖,揭开深埋于一切表象之下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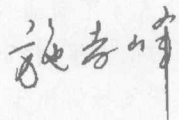
小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镇。新中国成立后,文学道路“其修远兮”,小说家们“上下求索”,以文字为桨,以情节为风,以思索作船,把生活的本真化作两岸风光,一路恣意展现。回顾历史,几十年春华秋实,文学气象日新月异,创作人才不断涌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冠明、陈易、崔前光在小说世界里初试身手,打下牢固根基。七八十年代,徐剑飞、谢武稼、刘正标等作家文采飞扬的佳作又为我区的小说事业锦上添花。近年来,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成为我区文学界的一个亮点。为了更好地扶持长篇小说的创作,《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七部作品均是小说,选题别具匠心,作品内涵丰富。年过七旬的老作家张良芳,甘守文学赐予的寂寞情怀,精心侍弄

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革命史诗涤荡人心;残疾人作家徐秉潮十余年卧病在床,五年来几易其稿,写成自传小说;谢武稼继续着多年来他对莘莘学子的关注和对教育问题的沉思,目光深邃;朱平江的小说情节设计美妙曲折,人性挖掘全面丰富;青年女作家天涯独特的女性视角,写实的审慎风格,细致的生活描写使得她的作品独树一帜;崔海波的童话语言简洁,人物生动有趣,故事老少皆宜;外地来甬的优秀女作家赵嫣萍的小说再次体现了她出类拔萃的语言智慧和生活洞察力。七部作品很好地承继了鄞州的历史渊源,彰显了鄞州的地域特色,体现了鄞州作家的实力。这是我区小说家的一次集体亮相和深度展示,是我区文艺界的一大喜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学是文化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要加快文化建设,构建“文化鄞州”,离不开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近年来,我区按照“出力作,创精品”的原则,实施“文艺精品工程”,致力于打造鄞州风格的精品文化。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强化服务意识,为繁荣文学创造良好条件。

面对时代的新要求,人民的新期待,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作家们任重道远。所以,文学工作者要引生活之水浇灌作品,把人民群众当做创作的母亲,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同“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同忧同乐,为人民吟咏呼吁。作家们同时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反复锤炼、精心打磨,以“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雄心,淡泊名利,潜心创作,写出“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标志性文学精品,共同谱写鄞州文艺的华彩乐章!

是为序。



作者系宁波市鄞州区文联主席



第一章

岁月匆匆，转眼已是 1985 年的秋天，在台湾已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张荣祥终于来到了家乡这块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想起往事还历历在目。张荣祥不禁感慨万千……

西落的夕阳，突然钻进飘荡的乱云，壮观的金光照耀着西天，在天空堆起层层柔和的黄色晚霞。原本是暮色沉沉的大地，此刻被金黄色的晚霞映得发亮。

张荣祥呆呆地注视着壁上的日影，又从这一缕辉耀的光线逆溯到那向东的楼窗。他的视线在楼窗口徘徊了一下，窗口对面是宽阔的溪流，溪边有疏柳和芦苇，芦苇丛中断雁声声，在这田野里唤出凄楚的哀鸣。这声声哀鸣在枯黄的夕阳和将老的秋色中，让他追想到半个世纪以来张家的风风雨雨。

张荣祥无意间抬起头看着曾属于他家的三间店面。这三间依溪而筑的店铺曾辉煌过，昔日店铺上“繁荣祥”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据说是他爷爷请一个举人老爷书写的。在迷糊中，张荣祥的眼睛有点花了，他仿佛看见父亲正在热情地招呼着客人，始终露着笑脸，始终不温不火地应对每一个客人，他正想捉住这个影子，像小时候那样，向父亲讨几个铜板，去买些美味的糕点杂食。但是眼前什么也没有，父亲在商店的影子不见了，以前的店铺也归了他人。

张荣祥的心已长出双翅，灵巧地在天空飞翔，丢开那些夕阳荒草、疏柳丛苇的景物在脑后而不顾，翩然地在那棵多叶的樟树边落下，走入那樟树荫下的窗户。

在这扇窗户中，幼年的他时常向下探头探脑，他在寻找着猎物。树底下放着几个石凳子，因那棵高大的樟树能遮阳避雨，过往行人总喜欢往这些石凳子上坐坐，歇下脚。顽皮不堪的他起初会弄些树果子或者小石子，

从楼上投到人们的头上。待吃惊的行人向上张望时，他会马上缩进头，一个人倒在床上痴痴地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胆子也在慢慢变大。他觉得丢些小东西下去已经没有多大刺激。于是，小石子变成了一杯水，一杯水升级到一盆水。当看到行人成了一只只落汤鸡，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他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甚至连梦里也会笑出声来。

人家骂他是有爹没娘没教训的东西，他会毫不知耻地回答：“是啊！我三岁死阿娘，讲起话头长。我有爹无娘，泼你一些水，你想把我怎样？”面对这个小无赖，人们只好自认晦气，因他爹是当地口碑相当好的人物，碍着他爹的情面，周围的人只能干叹气。

张荣祥6岁时母亲去世了，有人为他父亲多次做媒，只因父亲与他娘情爱弥笃，不肯续弦。他依稀还记得，母亲临终前拉着他的小手，断断续续地对他父亲说道：“登科，我去后，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我求你，你千万不要讨后妻，否则儿子要吃苦。我们四周多的是寡妇，她们其中也有不少美娇娘，你要是寂寞，还是去找一个可心的……”

那时，父亲拉着他娘的手说：“孩子他娘，你放心，当着儿子的面我保证，我听你的……”

父亲没有食言，从此父子俩相依为命。他父亲认为，妻子死得早，儿子已经够可怜的了，所以就是闯了祸，他也从不责骂儿子。父亲的迁就和溺爱，使张荣祥更加无法无天起来。

由于镇里的人们已知道了张家少爷的这种癖好，那几个石凳子已是许久无人问津了。娇纵过甚的张荣祥见近些天没有了作恶的目标，心里觉得空落落的。这天，来了一个外地人，见树下这么清静，便放下行李，在一个石凳子上坐了下来。此人是个中年人，面容清瘦，身穿青色长衫。张荣祥好不容易盼来一个“靶子”上门，心中好不欢喜，他从楼下的水缸里盛上来满满一脸盆水。顿时，飞流直下。此时已到深秋季节，坐在树下的行人哪晓得光天化日下会有水从天降。他只觉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里也一阵哆嗦。他正想发作，只见窗口露出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孩童。这个孩子脸上挂满了坏笑。见到他，中年男子刚要爆发的怒火仿佛被刚才的冷水浇灭了。他不但没有发作，而是定睛瞧着楼上的张荣祥，眼神就好像在研究一件稀世珍品。



在店堂里的父亲张登科已从楼下的窗户里看到了外面的情景，他知道儿子又闯祸了。然而外面的陌生人没有开口大骂，浑身湿透的他像中邪似的向上望着，使张登科觉得更加迷惑不解。张登科踏着碎步来到陌生人面前言道：“罪过，罪过！这位先生，真是过意不去，犬子冒犯您了，请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望您高抬贵手，我这里给您赔罪了！”

听到此言，这个中年人这才回过神来，问道：“这位老板，楼上的孩子是你家的？”张登科尴尬地回答：“是的，正是犬子。他从小顽皮不堪，常常弄得我心神不宁。先生，您已浑身湿透，快进寒舍，换身衣服吧。”

楼上的张荣祥见父亲把这个人迎进了客厅，因他知道父亲不会把他怎样，便也来到了楼下。以前被他浇水的行人十有八九都是骂骂咧咧，只有这个人对他一言不发，张荣祥觉得有点稀奇，怀着好奇的心情，他贼头贼脑地在门边张望着。

这个中年人向张荣祥招了一下手，说道：“小弟弟，不要害怕，快进来。”看上去他没有恶意，于是张荣祥放心大胆地走了进去。中年人从身上摸出几个铜板递给他说道：“小弟弟，要不是你一盆水泼到我头上，我没机缘认识你，看来咱俩有缘，这几个铜板送给你，去买点好吃的吧！”不但不骂他，反而有铜板奖赏，张荣祥觉得这人好玩极了。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接过铜板，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张登科被这个陌生人的举动怔住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何来历，不知今天是祸是福，他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位先生，刚才犬子已得罪了您，您不但不责骂他，反而赏钱给他，您这是……”

中年人回答：“老板，不瞒你说，我是全真派第36代嫡系传人，法号明清道人。贫道自幼跟随师父在太清观研习相术，因此对面相、体相、掌纹、指纹略知一二。刚才我被人泼了一盆冷水，正想讨个说法，忽见楼上的小孩有异相，因此……”

“原来如此，怪不得先生看上去如此风骨清雅，失敬、失敬……”张登科端来一盆热水，让他清洗一下。

洗毕，这个人脱下青衫，从一只藤箱里拿出一套黑色道服。穿上道服的他令人耳目一新。他是个瘦瘦长长的人，由于他的骨架很大，又很瘦，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长袍，空荡荡的，在房里飘来飘去。他清瘦的脸上那两

道剑眉、那一对顾盼时闪闪有光的眼睛、那带一个鹰钩的长鼻子、那一张方口、那不怒而威的风度、加上那一身显眼的道服，看来还真有些仙风道骨。张登科是个机灵的人，早学会了看风使舵的本领，见他不是个等闲之辈，忙恭恭敬敬地将茶献上，将道人待作上宾。

道人文雅地喝了两口茶，说道：“这几年，我在江湖上奔波，在芸芸众生中，遇到的多是苦命薄相者，见到的大富大贵之人真是凤毛麟角。今天大富大贵者总算被我遇到了。因此，虽然刚才我被令郎的冷水泼得浑身发抖，但是我高兴呀！想不到在这乡下僻野，竟遇见了贵人。老板，刚才我的心情，好比采药人在深山老林中遇到了一支千年老参一样兴奋，你明白吗？”

张登科似懂非懂地点了下头，接着又似乎醒悟地问道：“这位道长，莫非犬子是……”

“老板，人有明相、暗相，贫道初看一眼，你家少爷属于上上之相。但贫道也有过看走眼的时候，等你孩子归来，让我摸摸他的骨骼，再来证实一下贫道的眼力是否准确。”

张登科也是个“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见过世面）的人。他常听说江湖上有许多骗子，他们用甜言蜜语投你所好，来骗取你钱财。今天这人莫非就是这类骗子？张登科心里思忖：“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我自有我的章程。”

接下去这位道人问了张登科的生肖、生日及出生时辰，说道：“老板，据你的命算来，你的命比较硬，你听了不要生气，你有克妻之命，不知太太还健在否？”一听此言，张登科吃了一惊，方知对方果然厉害，一句就被他说中，使人不得不信，难道他真是活神仙？张登科钦佩地说：“道长，你说得不错，我的夫人几年前就西归了。敬请道长再说说我以后的命运吧。”道人口中念念有词。随后，他变戏法似的从身边的一只盒子里放出一只小鸟来。这只鸟颜色非常鲜艳，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乔装，腹部的羽毛像赤褐色的衬衫。它小巧玲珑，异常机灵，一双玻璃似的眼睛下面，长着一张细小的黄色尖嘴。小鸟站在主人的手心里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着，煞是可爱。道人从盒子的小抽屉里又拿出几十张纸片，整齐地排列在八仙桌上，然后对张登科说



道：“老板，万物皆有灵，别看这是只小鸟，其实它是我从缅甸的丛林中获得的稀世珍宝。只要报出你的生辰八字，是好是歹，它都能告知你的前因后果。”他接着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命，那就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就像老板你，虽有富贵之命，但中年丧妻，却也是个劳碌之命。你与令郎两命相比，相差甚远，不信，可叫我这只神鸟为你们测试一下。”

张登科以前算过命，占过卜，求过签，测过字，但从来没有领教过鸟测字。于是将信将疑地说道：“道长，那你替我先测一测吧。”这道人果然有些手段，他竟会讲鸟语，叽里咕噜地对鸟讲了一遍，小鸟似乎听懂了什么，它轻轻地点了两下头，在纸片里东找西寻，走了几圈，然后在纸丛里用嘴叼出了一张纸片。

张登科从道士手中接过纸条，上有一行小字：“第三十七签：春秋直笔照人寒，褒贬分明事理难，行夏之时先学礼，丝毫未敢露锋芒。”接曰：“时运将至，其命渐享，寅卯之月，必见升腾……”“人要好话听，鬼要锡箔烧”，见到“时运将至，其命渐享，寅卯之月，必有升腾”这几行字，张登科有点喜形于色。

……

叫花子不留过夜食。刚才这道人给了他几个铜板，张荣祥已买来了芝麻糖、绿豆糕之类。回家来到后间，看到小鸟甚是可爱，伸手想捉来玩玩。小鸟灵巧地飞到了主人的肩膀上。道人严肃道：“孩子，这是神鸟，不能玩耍。你站直，让我仔细看一看。”他像医生检查病人一样，从头摸到脚，又从头摸到肩，最后仔细端详了张荣祥圆圆的小脑瓜，止不住赞叹道：“果然与众不同。”张荣祥见此人像看西洋镜一样一直看着他，还将他身子又摸又捏，言道：“我又不是女的，你吃我啥豆腐？”张登科骂道：“小鬼，你再胡言乱语，等会儿我打死你。”

这张荣祥是鼓楼里的麻雀。他红润的脸上，闪着一双机警而又略带狡黠的眼睛，小小的嘴唇上挂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他又说道：“如果不是吃我豆腐，那你肯定是个郎中。我说郎中先生，我没有毛病，可能肚子里有蛔虫，别的药不用配给我，你给我配些梨膏糖吧！”小时候生病时，中药吃得他叫苦连天，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梨膏糖味道最好了。

这道人不理会他的要求，伸手从肩上抓下小鸟，庄重地对小鸟说起了

什么。他的语音如山上淌下来的泉水，潺潺地流淌着，十分动听。鸟儿静静地听着这醉人的言语。张荣祥似乎被道人的声音引入梦境，产生了幻觉，也已停止了嬉闹。他被这天籁之声所倾倒了。小鸟听懂了，它不再蹦蹦跳跳，而是步履沉重地走到纸丛边，按照主人的旨意，用它的小嘴抽出了一张纸条。

张登科还未展开纸条，道人双手握住了他的手，神色凝重地说：“老板，恭喜你了，果不出我所料，令郎确是贵人，不信你看看……”

张登科展开一看，上写“第一签”，里面写道：“此签是签中之首，抓一无二，孤独命苦者无缘抽到此签。命大福大抽此签，全家老少都平安，求官能高升，求财财大发。日后婚姻如意，儿女成名。而今抽到这首签，看来你命不一般。有事大胆办，财喜两双全。这支签真正好，有钱无命抽不到。花正开，月正圆，你的好运至少二十年。”

看到这首签，张登科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一种惊喜的神色，但又疑虑：“难道我儿子真的是大富大贵之人？不！可能其中有诈，这些纸片里或许多数是上上之签。”道人看出了张登科脸上的疑惑，忙说道：“老板，我不是一个江湖骗子，这里共有五十签，里面有上上签，也有中上、中下、下下签，令郎抽到的签确实是独一无二，不信你可以一张张打开来看一下。”见他这么说，张登科真的将签一张张仔细验看。全部看完，儿子的签确是签中之首。

道人见张登科已经相信，神秘地说：“老板，武则天幼时曾遇到过一位半仙，半仙看出她有帝皇之相，在临别时，半仙对武则天的父亲嘱咐：天机不可泄密。如今我也对你说一声：天机不可泄露，言出必破，切记切记，今后你一定要好好培养令郎，日后前程和富贵不可估量……”

说这些话时，道人的神色相当严肃，粗黑的剑眉下那双眼睛不时地闪烁着威严的光芒。

儿子出生到现在，已算过好几次命，都说他的命很好，通过刚才测字看相更证实了儿子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张登科不由一阵狂喜，连说话的声音也激动得走了调。现在，他已把这位道人敬为神明。心中的“一定章程”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他颤声道：“道长，在下一生求佛拜菩萨，看来菩萨显灵了，使我生了这么一个贵子。”道人发人深省地说：“平时常积德，何必拜菩萨。请施主今后多做些造桥铺路的善事。我敢断定，不



仅你的公子今后要光宗耀祖，你的财运也会越来越亨通。”“是，是，道长的教诲，在下一定铭记在心。道长，你坐一下，我去拿些谢钱给你。”

张登科从楼上拿来十个银圆放到八仙桌上，说道：“道长，这一点薄礼，略表在下的谢意，敬请笑纳。”张登科做生意时是个很精明的人，拿出这么多的钱送人是他平生最慷慨的一次。哪知这道人将钱推了一下说道：“老板，几十年来，我为成千上万个人看过相，测过字，像令郎这么极品之相我还没看到过。今天，老板送我区区几个小钱还是不送为妙。此番我下山来，主要是山上的道观因年代久远，已破旧不堪，为装修道观，我只好下山募捐。因此你这杯水车薪之款，对贫道来讲，无济于事。既然老板不肯积德，我也不能强求，贫道只好告辞了。”道士一边整理行装，一边声音冷冷地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看来老板今后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一听此言，张登科急出了一身冷汗，嗓音微软发颤地说：“道长，你先别走，有话好说。”拉拉扯扯，总算把道人的行李夺了下来。“道长，不是在下小气，我做的是小本生意，积蓄并不丰厚，刚才也不知道你的道观要重修之事，所以请你多见谅。”

听了张登科的话，道士的口气也转缓和，他说道：“老板，出家人视钱财如粪土，要不是山上要重修道观，我也不会与你计较钱多钱少。恳请老板原谅。”

张登科这次真出了大汗，又从楼上拿来一根金条，40个银圆。道人写了一张收据给张登科，说道：“老板，今后你的大名和捐款数额会供在我们道观里面，我相信，我们的上代祖师爷一定会保佑你全家。”张登科接过条子一看，收据里有太清道观印记，心里顿觉踏实，心想，至少说明，他是个真道士，如果是江湖骗子，他何必写收条给我。

道人面含笑容，飘然离去。年复一年，张家的风风雨雨、沉沉浮浮开始了……

第二章

张登科怀着敬重之心目送着道士的离去，他的心里异常激动，脸上光彩焕发。

刚才道士对他关照，要对儿子好好培育，要想儿子今后能光耀门庭，应该叫他好好读书。提到“读书”两字，张登科的眉头又皱到了一起。儿子7岁时，他送他进了私塾，可这个宝贝儿子，三日捕鱼，两日晒网。第一位老师说他天资聪慧，但顽皮不堪。现在的老师曾多次上家告状，说对这个学生已无能为力，叫他快领回家中，或者另请高明。他好话说了一白篮五斗，这位先生才勉强答应收留。

近来这个小瘟神又在厌学了，张登科觉得有必要好好与儿子谈谈。

他把儿子叫到面前说道：“阿祥，这个道士刚才说，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阿爹今天再次要求你，希望你今后不要再贪玩了，一定要好好读书，替爹争口气。”

刚才道士与爹的一番对话，张荣祥听了似懂非懂，但他知道，父亲送这么多银圆给人家完全是为了他。他清楚这些银圆能买许多东西，几星期前，他偷了父亲一个银圆，糖炒栗子、咸光饼、糖炒年糕、葱油饼他不知吃了多长时间，他觉得，要不是今天泼得这个人浑身湿透，父亲不会拿出这许多钱送人。他心痛这些钱，同时也在责怪自己：“全是你的错，今天是你闯了大祸。”他内心这么想着，对父亲的话也全听进去了。于是说道：“阿爹，我今后会好好读书的，我保证，今后不贪玩了。”见儿子这么认真，张登科喜上心头，说道：“儿子啊，邻居们常嘲笑你，讲起话来像神仙，读起书来像瘟鸡。阿爹希望，你读出些名堂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也是有出息的。”

第二天清早，张荣祥怀着雄心壮志，拿着书包，兴冲冲地去上学。他读的是私塾。教私塾的先生姓唐，他原本是本镇大户人家出身，年轻时迷上了抽鸦片，万贯家财被他吃空了，落魄的他只好靠教书来维持生计了。



近年来,城市里办起了洋学堂,洋学堂的教育方法多样,课堂内容丰富,因此来他处读私塾的学生越来越少。唐先生认为,老是教《三字经》、《百家姓》已吸引不了学生的读书兴趣,他决定自己在教学上也要有所创新。以前教过学生对课,对对子,据说洋学堂的语文课里有造句。今天唐先生决定调调花样,让学生来造几个句子。于是,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词语,叫学生造句。

张荣祥已造好了几个句子,下面一个是“……为什么?……为什么?”,张荣祥咬着笔杆,苦苦思索起来,灵感忽然来了,因为他想起阿三老婆昨天生了一个儿子。昨夜悬在他心头的一个疑问自己不能解答,何不借造句的机会请教一下唐先生?

他写道:“阿三为什么不会生儿子?阿三老婆为什么能生儿子?”

还有一个词语是“……越……越”。这张荣祥正正规规的东西一点也想不出,稀奇古怪的东西在他脑子里倒很活跃。他又写道:“一天,两只狗在路上‘希匹’,只一会儿工夫,看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大姑娘、后生嫂越看越高兴。”先生只布置了一个“……越……越”,而他连写了两个“……越……越”,写两个总比写一个难度要大。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天才,张荣祥自我感觉良好,心里想着,说不定先生今天要表扬我了。

前些天上课时,唐先生的鸦片瘾上来了,顿时哈欠连天,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当时张荣祥看在眼里,伸手拿起笔,在一张纸上为先生画起了肖像。同桌的同学王财发悄悄问他画谁?他得意洋洋地说:“小癞头,不要烦,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小癞头是王财发的绰号,因他头上生着十二个癞头疮。

小癞头起初以为他在画自己。后来,张荣祥在这颗光头上画了一顶西瓜帽,还给画像的眼睛配上一副眼镜,更形象地把一滴滴眼泪描了上去。缺少想象力的小癞头也已经猜到,他在画唐先生。

画好先生的头像,张荣祥又写了几句话在画纸上:“犯关犯关真犯关,宣统皇帝坐牢监,正宫娘娘送监饭,妃宫娘娘……”

看到这些,小癞头乐不可支,忙抢来画纸向邻座的同学开展览会了。隔桌的同学打了个手势,要求将纸条递过去让他看看,他看完后,纸条像传单一样又飞到了另一个同学的手里。唐先生看到下面的同学嘻嘻哈哈,又将一纸传来传去,当即命令学生将纸条上交给他。这个同学迟疑地将纸条送到了先生手里。先生展开一看,见纸里画的是被丑化的自己,更忍受

不了的是这“犯关犯关真犯关”，明明是在嘲笑和捉弄自己。罢！罢！罢！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常言道：鸦片瘾头到，比死还难熬。先生我正在难熬之时，这个不肖的王八蛋还写我“犯关”。此时，先生已气得双眼翻白。通过笔迹，先生一眼就看出这是他最头痛的学生——张荣祥的杰作。先生此时想回房间去抽一口，心想，暂时先忍了这口气，等有机会再找这个小王八蛋算账。

今天唐先生布置了几个造句，那些成绩好的同学先后将作业交了上去。只有张荣祥和小癞头王财发作业迟迟未交。小癞头是作业实在做不出，而张荣祥却还在动脑筋。平时唐先生最看不顺眼的就是这两个。他常骂张荣祥“有意捣蛋，可耻东西”；说小癞头是“虚度年华，浪费青春”。

这个“虚度年华，浪费青春”的王财发，下面几个句子实在造不出了。心想，平时我常交白卷，今天已完成了三个造句，已相当不错了。想到这里，王财发心安理得地把作业交了上去。

班级里只有十几个学生。唐先生对学生今天所做的作业是现交现批。他对几个先上交的学生作业进行了讲解。有些学生句子造得好，先生当众表扬，那些造得有差错的句子，唐先生指出了不妥之处。十几个学生的作业看得差不多的时候，小癞头才磨磨蹭蹭地将作业交上来。不看还好，一看作业，气得老师只骂“狗屁不通”。

张荣祥悄声细语地对小癞头说：“老弟，你的帽子又多了一顶。”小癞头不满地回敬：“我作业好歹已上交了，你到现在还未交上去，你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张荣祥满怀信心地说：“我几个造句都完成了，等会你看我的，先生说不定要奖励我什么呢！”

张荣祥常看戏，戏里最后出场的常常是主角，他还自鸣得意着，今天我也来当主角。张荣祥的自我陶醉不是没有道理，在他的读书生涯当中，能这么及时、认真，甚至超标地完成作业，这还是头一遭。“等着瞧吧，等唐先生读完我的作业，全班的同学就要对我刮目相看了。”张荣祥兴冲冲地将作业放到先生面前。本来以为这个小瘟神又要交白卷了，先生见到密密麻麻的字，确感意外，欣喜地仔细阅读。一句句看下去，每看一句，唐先生就会牙痛似的嘘一声，眉头一皱，看唐先生的表情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唐先生没有将他的造句逐句讲解，当然更没有表扬他。张荣祥将表扬的希望投到了最后两个句子当中。可是，最后两句唐先生读不出来了。出乎张



荣祥意料的是，唐先生原先青灰的鸦片脸变成了猪肝脸。

唐先生敬重的是孔孟之道，想不到平时自己常用孔孟言论教育的学生竟会造出这种句子。唐先生憋着绛红的脸，忍不住怒骂道：“下流胚子，下作东西……”

小癞头不失时机地对张荣祥说：“你果然比我强，你的帽子比我还多了一顶……”

前几天，唐先生鸦片瘾头上来时，张荣祥丑化他的形象不说，还敢挖苦他，当着和尚骂贼秃，写他“犯关，犯关，真犯关……”。当时自己急着想回房间去抽一口，也来不及好好教训他一顿。现在，新账老账一起算！想到这，唐老师脸一沉，喝道：“张荣祥，你小小年纪就有歪门邪道思想，竟写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你这么一个丢脸的学生，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搁？你这个不肖的学生，败坏校风，今天我不惩罚你一下，我愧对墙上的孔老夫子，你给我过来！”

刚才还美滋滋地等先生表扬的张荣祥想不到自己得到的是这么个结果，只好不情愿地来到先生面前。先生拿起教方板，咬着牙，在张荣祥的手心里敲打起来。

小癞头之前被先生打手心时，先生还未动手，他就杀猪般地大叫起来。张荣祥最看不起的是这种蛇咬田鸡似的表情。他以前也被先生打过，但从不大呼小叫，他自称是英雄好汉。

哪想到唐先生今日打他的手心与往日不同。往日总有点手下留情，今天，一是为了出前几日心中的这口恶气，二是想严惩一下这个害群之马，希望他改邪归正。因此，他使劲打了张荣祥好几下。这下张荣祥才尝到了苦头。但他还是咬着牙一声不吭。霎时，张荣祥的手心已经红肿，并很快像馒头一样胖了起来。

下课后，小癞头问他，究竟写了些什么惹先生发这么大的火。张荣祥委屈地说：“谁知道他为什么打我，还是你作业做不出好，你只完成了三句子，他只骂你狗屁不通，我五句子全部完成，心想今天自己已出了大汗，哪晓得这个瘟先生表扬听不到，还打得我这么惨。小癞头，你平时说这个鸦片鬼一阵风也能把他刮倒，没有啥大力气，今天我算领教了，别看他是一只蚂蚁，蚂蚁也有四两力。你看，他只几下子，我的手心就像阿三老婆的肚皮一样胖了起来。”小癞头说道：“阿祥，这个鸦片鬼是我们冤家对头，

三天两头找我们的茬,这书我俩是读不下去了,咱俩还是另寻条活路吧。”

张荣祥回答:“读这瘟书我早就厌烦了,是我爹硬逼我来读的。小癞头,如果我俩不再读书,临走时,不能便宜这个姓唐的。近几年,咱俩在他地方苦头不知吃了多少,我们要与他新账老账一起算。叫他尝尝咱们的厉害。”

两个人坐在课堂后面的草坪上动起了脑筋。小癞头说:“有了,中午时,这老不死的专门午睡,睡时会把眼镜摘下来。据说,他离开了眼镜什么都看不见。等他睡熟时,我们先把他的眼镜拿走,然后,我拔他头上的狗毛,你拔他吊在下巴上的那几根稀稀的山羊胡子,等他痛得喊救命时,我们拔腿就跑。”

张荣祥心有余悸地说:“这办法不好,我跟你讲过,这老家伙力气蛮大,万一被他抓住了,你这是送货上门。我看还是这样吧,咱们只要能在同学们面前触他一次大霉头,我们就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小癞头,他老说你写的东西狗屁不通,老是说狗屁狗屁,这个老东西大概已尝过狗屁的味道,我想他狗屎的味道一定没尝过,我们还是弄些狗屎给他解解馋吧。”

于是,张荣祥的小脑袋凑近小癞头,嘀嘀咕咕起来,小癞头拍手称好。

第二天一早,课堂里书声琅琅。私塾里没有教材,教的多是学生觉得头痛的古文之类。学生们每天背诵课文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今天是他俩最后一堂课了。张荣祥和小癞头已不用摇头晃脑,他们在等待着好戏开场。

今天,张荣祥和小癞头来课堂最早,他们在讲台里已做了手脚,然后两人到课堂前的小河边散步去了。

要开始上课时,他俩才大摇大摆地坐到了自己的位置。

唐先生走进课堂,他发觉今天课堂里有一股浓浓的臭气,不知哪个学生昨晚吃坏了肚子在放屁。

每天上课时,张荣祥不是做小动作就是跟小癞头交头接耳,他从来没正眼看过这先生。今天,张荣祥的兴趣在这老先生身上。因此,特别关注起了即将告别的这位唐先生。只见这老先生青色的脸上有着端正的鼻子,他右手拿着一本书,用他干涩的嗓音读着枯燥的课文。他读一句,要求学生们跟着读一句,读到高兴时,他用手抚着下巴上几根稀疏的山羊胡子,用八字步在课堂里慢慢地踱来踱去。老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宽大的灰色长衫,外面罩上黑布马褂,头上戴一顶旧的西瓜帽,脚上是一双黑色布鞋。